

笑之文庫



外国
幽默讽刺小说选

笑 的 文 学

——外国幽默讽刺小说选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625印张 1插页 278,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700册

书号10111·1421 定价1.35元

编 者 的 话

有的文学作品催人泪下，有的却逗人发笑。眼泪也罢，笑声也罢，都无非是为了要揭示某种理想的美。鞭笞假恶丑，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歌颂与之相对立的真善美。

这个集子，编入一批幽默讽刺小说，取名为《笑的文学》。书中选辑了华盛顿·欧文、巴尔扎克、马克·吐温、莫泊桑、肖洛姆-阿莱汉姆、契诃夫、欧·亨利、萨默塞特·毛姆、芥川龙之介、左琴科、辛格、迪诺·布扎蒂、阿吉兹·涅辛等外国著名作家的三十五篇幽默讽刺小说。这些作品大都是公认的名篇，虽然风格不同，笔法各异，有的以荒诞的形式，去揭示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有的以辛辣的讽刺，去抨击旧制度的种种弊端；有的以幽默的笔触，去嘲笑人世间的陈规陋习，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深刻的寓意、犀利的讽刺，既妙趣横生，又鞭辟入里，往往使人为之拍案叫绝，忍不住捧腹而笑。然而，当你收敛笑容，掩卷沉思，你自然会领悟到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哲理。

目 次

〔美国〕华盛顿·欧文

瑞普·凡·温克尔·····万紫 雨宁译 1

大块头先生 ·····万紫 雨宁译 21

〔法国〕巴尔扎克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金志平译 33

长寿药水 ·····郑克鲁译 79

〔美国〕马克·吐温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雨 宁译 103

百万英镑的钞票 ·····张友松译 112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张友松译 140

他是否还在人间? ·····张友松译 148

〔法国〕莫泊桑

勋章到手了! ·····郝 运译 161

伞·····赵少侯译 169

〔犹太〕肖洛姆-阿莱汉姆

我的初恋 ·····汤 真译 180

〔俄国〕契诃夫

一个官员的死 ·····汝 龙译 205

胖子和瘦子	汝 龙译	210
变色龙	汝 龙译	214
普里希别叶夫中士	汝 龙译	219
套中人	汝 龙译	225

〔美国〕欧·亨利

生活的陀螺	巫宁坤译	242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王仲年译	250
爱的牺牲	王仲年译	255
警察和赞美诗	李文俊译	263
麦琪的礼物	刘若瑞译	272

〔英国〕萨默塞特·毛姆

无所不知先生	黄雨石译	280
--------------	------	-----

〔日本〕芥川龙之介

鼻子	文学朴译	290
蜘蛛丝	吴树文译	298
烟草和魔鬼	文洁若译	303

〔苏联〕左琴科

狗鼻子	顾亚铃 白春仁译	312
撒网	顾亚铃 白春仁译	316
不让丈夫死的女人	顾亚铃 白春仁译	321

〔波兰〕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掘墓人	曹 庸译	327
傻瓜吉姆佩尔	万 紫译	337

〔意大利〕迪诺·布扎蒂

朋友们 吕同六译 355

〔土耳其〕阿吉兹·涅辛

集市上的足球守门员 李贤德译 364

为国尽责 李贤德译 370

我是怎样自杀的? 黎 地译 382

我不吃马屁 黎 地译 387

瑞普·凡·温克尔

狄德里希·尼克尔包克尔的遗著

〔美国〕 华盛顿·欧文

华盛顿·欧文（1783—1859）是第一个获得世界声誉的美国作家。一八〇七年，他和哥哥威廉等人共同创办不定期刊物《杂拌》，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显露出他的幽默、风趣和含蓄的讽刺才能。两年后，他化名发表第一部重要作品《纽约外史》，以辛辣的讽刺，有力地抨击殖民主义，为被屠杀的印第安人仗义执言。欧文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见闻札记》（1820）、《哥伦布的生平和航行》（1828）、《阿尔罕伯拉》（1832）等。

欧文是个乐观练达的幽默家，善于在描写现实生活的细节中巧妙地体现他的幽默与幻想，而他的讽刺

往往都能击中要害而又不失之于尖刻。这里选载的《瑞普·凡·温克尔》和《大块头先生》两个短篇，文字自然优雅，笔调诙谐细腻，颇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

啊，渥登，撒克逊的大神，因为你
我们才有了星期三，也就是渥登节，
真理，这是我永远要坚持的，
我要一直坚持到我爬进坟墓的
那一天——

——卡尔特莱特

凡是在哈得逊河上游航行过的人，必定记得卡兹吉尔丛山，那是阿帕拉钦山脉的一支断脉，在河的西岸，巍巍然高耸云端，威凌四周的乡村。四季的每一转换，气候的每一变化，乃至一天中每一小时，都能使这些山峦的奇幻的色彩和形态变换，远近的好主妇会把它们看作精确的晴雨表。天气晴朗平稳的时候，它们披上蓝紫相间的衣衫，把它们雄浑的轮廓印在傍晚清澄的天空上，但有时，虽然四处万里无云，山顶上却聚着一团灰雾，在落日的余辉照耀之下，象一顶灿烂的皇冠似地放射着异彩。

在这些神奇的丛山脚下，航行的旅客有时会看见轻烟从一座村落里袅袅而上，树丛中隐约地闪露出农家的木屋顶，那正好是山上的青葱转变为近处一片新绿的地方。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小村庄，是荷兰殖民者在这个州成立初期建造起来的，正

当好心的彼得·斯泰弗山特^①（愿他在地下安眠！）开始执政的时候；不久以前，这里还有几所最初来此定居的人的房屋，它们都是用荷兰运来的小黄砖造的，格子窗，人字门墙，屋顶上装着风信鸡。

好多年之前，当这里还是大不列颠的一州的时候，在这个村子里，而且就在这样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说句老实话，由于年深月久，风吹雨打，已经破旧不堪），曾经住着一个淳朴善良，名叫瑞普·凡·温克尔的人。他本来是凡·温克尔一族的后代，他的祖先在彼得·斯泰弗山特执政的骑士时代，以勇敢出名，并且还曾经随着彼得围攻过克瑞士廷纳要塞。可是，他祖先那种好勇斗狠的性格，很少遗传到他身上。刚才我已经说过，他是个淳朴善良的人；非但如此，他还是个和气的邻居和一个驯顺的怕老婆的丈夫。实际上，他那到处受欢迎的温和性情可以说是由于怕老婆而来的；一个人在家里受惯了泼妇的教训，到外面就最容易处处随和，事事顺从。他的脾气，毫无疑问，就是在家庭磨难的熊熊的火炉里受过锻炼，才变得柔软和有韧性；看起来，要教人养成耐心和坚忍的美德，一次帐中说法抵得过全世界的说教。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有一个泼辣的妻子，也可以看作是相当有福气的；要是这样，瑞普·凡·温克尔就有三倍的福气了。

村里的好心的主妇们，倒的确个个都喜欢他，每逢他家里发生口角，她们总是帮着他说话，一般的女人往往都是如此；黄昏时，当她们聊起天，谈到了这些事情，她们总是把一切错

① 彼得·斯泰弗山特（1602—1682）：荷兰人，曾任荷兰统治下的新尼德兰（纽约旧名）最后一任总督。

处都推到凡·温克尔太太身上。就是村里孩子们看见他走过来，也是一片欢呼声。他参加他们的游戏，给他们做玩具，教他们放风筝和弹石子，并给他们讲关于鬼怪、巫婆和印第安人的长篇故事。每逢他在村子里闲步的时候，总有一大群孩子围着他，有的拉住他的衣服下摆，有的爬在他背上，有的大胆地百般作弄他；连附近一带的狗见了他，也没有一条会对他吠的。

瑞普的性格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一切有好处的劳动都感到不可克制的厌恶。这倒不是由于他缺乏刻苦耐劳或坚持不懈的精神；他可以坐在一块潮湿的石头上，拿着一根象鞑靼人的标枪似的又长又重的钓竿，钓上一整天鱼，即使鱼儿一口也不来咬饵，他也不会抱怨一声。有时他还会为了打几只松鼠或野鸽子，捐着一支猎枪，穿林越泽，上山入谷，一连跋涉好几个钟头。遇到邻居们要他帮忙，即使最繁重的工作，他也从来不会拒绝；每逢村子里为了剥玉米或者筑石墙而举行集会时，他总是第一个赶到；村里的女人也常常差遣他为她们跑腿，或者叫他做些自己不大听话的丈夫不愿意干的零碎活儿。总之，瑞普这个人除了自己的事情，无论哪个的事他都愿意干；如果要他在家里干点家务，料理料理自己的田地，他就觉得有些办不到了。

事实上，他对人家说，在自己的田里干活是白费力气，他说，那是全村最倒霉的一小块地，田里的事情样样都糟，不管他怎么干，也还是要出毛病。他的篱笆总是坍塌；他的母牛不是走迷了路，就是跑到人家菜地里；他田里的野草准比任何地方都要长得快些；每逢他要到田里去干活的时候，天就下起雨来；因此，祖上传下来的田产在他手里，就一英亩一英亩地少下去，最后只剩一小块玉米和马铃薯地，而且还是附近一带最

糟糕的一块地。

他的那些孩子，也是穿得破破烂烂，野得不得了，就象没有父母似的。他的儿子瑞普，是个淘气鬼，长得和他一模一样，不仅穿着他父亲的旧衣服，保险还能继承父风。通常，总看见他象匹小马似地跟在他母亲脚后面，穿着一条他父亲丢掉不用的裤子，一只手费劲地拉着裤子，仿佛一位华丽的太太在下雨天拎着裙子下摆似的。

不过，瑞普·凡·温克尔却是个傻里傻气、无忧无虑的乐天派，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吃白面包和黄面包都行，只看哪一样最不用操心和费神；他宁可只有一个辨士而挨饿，不愿为一个金镑去工作。倘使听他自便，他一定会吹吹口哨，心满意足地度过一生；可是他老婆不断地在他耳朵边唠叨个没完，说他懒惰，说他事事不操心，说一家人都要毁在他身上。早晨、中午、晚上，她成天地喋喋不休，只要他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事，就必定会招来她一篇滔滔不绝的家教。瑞普对付一切这类的教训，只有一个办法，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习惯，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耸耸肩，摇摇头，两眼朝天。可是，这种方法又总是引起他老婆的一场新的痛骂，于是，他就只好全线退却，跑出大门——老实说，怕老婆的丈夫也只有这样一条路可走。

在家里，瑞普的唯一知己就是那条名字叫“狼”的狗，“狼”和他主人一样怕女主人；因为凡·温克尔太太把他们看成一对闲游的伙伴，老是拿凶恶的眼光对待“狼”，认为它主人常常出门忘了回家，全是它的缘故。其实，“狼”也具有一条体面的狗所应有的全部精神特点，它的英勇气概，并不逊于任何在林中奔驰的动物——可是，有哪一种勇气，能挡得住喋喋不休、咄

咄逼人的可怕的女人的舌头呢？“狼”只要一走进家里，立刻就垂头丧气，它的尾巴不是拖在地上，就是夹在腿间，它的神气象个罪犯，在屋子里偷偷地走来走去，不停地瞟着凡·温克尔太太，只要扫帚柄或水勺子微微一举，便狂吠着飞也似地奔向门外去了。

瑞普·凡·温克尔婚后的岁月一年年地过去，他们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难过了；凶悍的性情，绝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变得温和，尖刻的舌头却是一柄唯一的愈用愈锋利的刀子。有一段很长的时期，每逢他被老婆从家里赶出来，他总是去参加一个由村中的圣贤、哲学家和其他空闲的人组成的永久俱乐部，以此自慰；他们开会的地点，就在一家拿乔治三世^①陛下的红色肖像做招牌的小客店的门前的长凳子上。他们常常坐在这儿的树荫下面，度过一个漫长的懒洋洋的夏日，无精打采地谈论些村里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或者不断地讲些令人昏昏欲睡的、不知所云的故事。不过，偶尔他们手里弄到一张过路旅客丢掉的旧报纸，他们有时也会发表一点深刻的议论，照我看来，这些话，对于某些政治家说来，不论花多少钱，也是值得去听听的。当乡村教师戴立克·凡·本麦尔慢吞吞地读着报纸的时候，他们多么严肃地听着啊。戴立克个子虽然矮小，却极有学问，即使字典上最长的字也难不倒他；当他们谈论起这些发生在几个月之前的国家大事时，他们的见解可真是英明啊。

这个秘密政治会议里的意见，完全控制在尼古拉斯·维德尔的手里，他既是村长，又是客店的老板。他从早到晚坐在客店门口，只有在太阳要晒到身上时才把座位移动一下，始终坐

^① 乔治三世(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年在位。

在那一株大树的阴影下面；因此，邻居们凭着他的动作就能够知道是几点钟，跟日规一样准确。其实，大家难得听见他讲话，他只是不住地抽烟斗。尽管如此，他的那些信徒（因为凡是大人物都有信徒）却完全懂得他，都知道怎样去揣摩他的意见。如果所读的和所谈的事情使他不高兴的话，你就会看见他剧烈地抽着烟斗，喷出短促的、密密的、愤怒的烟圈；反之，如果听得高兴，他就会慢吞吞地、从容不迫地把烟吸进去，吐出一朵朵淡淡的平静的烟云；有时，他把烟斗从口中拿下来，任凭那一缕缕芬芳的烟在鼻子边袅袅而上，一面庄严地点点头，表示完全赞许。

即使在这样的堡垒里，不幸的瑞普到底还是要被他那凶悍的老婆赶出来；她常常会突然闯到这里，破坏会议的安宁，把会上的人通通臭骂一顿；这位可怕的泼妇的利口，甚至连尼古拉斯·维德尔那样尊严的人物也饶不过，她公然责备他促使她丈夫养成懒惰的习惯。

到了这一步，可怜的瑞普几乎是走投无路了；唯一逃避田里的工作和老婆的叫骂的办法，就是拿起猎枪，一步一步踱到林子里去。到了林子里面，有时他就靠着树干坐下，把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和“狼”一道分食；他很同情“狼”，把它当作患难朋友。“可怜的‘狼’，”这时候他就会说，“你的女主人叫你过这样悲惨的日子；不过，这不要紧，我的朋友，只要我活着，不怕没有帮你的人！”于是“狼”就会摇摇尾巴，忧愁地望着它主人的脸；假使一条狗也有怜悯之心，那么我就可以肯定地相信，它也同样衷心地可怜它的主人。

有一天，秋高气爽，瑞普作了一次这样的漫游；他不知不觉地爬上了卡兹吉尔丛山中一个极高的峰顶。他专心在打松

鼠，这是他最心爱的事情；寂静的山头反复震荡着他的枪声的回音。到了将近黄昏时，他喘着气，感到很疲乏，便在悬崖顶上一个绿草丛生的圆丘上坐下来。从树隙中，他可以俯视连绵数英里的整片密密的树林。他再望过去，远远地可以看见下面那条雄伟的哈得逊河，默默而又庄严地流着，平静如镜的江心有时倒映着一片紫云，有时点缀着点点孤帆，迟迟不前。这条河终于隐没在苍翠的山麓之间。

他从另一面望下去，只见一个荒凉、寂寞、乱蓬蓬的深谷，谷底填满了从危崖绝壁上落下去的碎屑，隐约还有几缕落日返照的余辉。瑞普躺在草地上，对着这片景色，默默沉思了一会儿；黄昏渐渐地来临；群山已在山谷里投下蓝蓝的长影子；他知道等他回到村里天早已黑了，想起回家又要遭到老婆的责骂，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

他正要下山时，忽然听见远远有一个人的声音喊着：“瑞普·凡·温克尔！瑞普·凡·温克尔！”他向四处一望，连个人影子也没有，只见一只乌鸦孤零零地振翼掠过山头。他想这一定是幻觉，便重新转身下山，这时却又听见那同一的声音在寂静的薄暮中回荡：“瑞普·凡·温克尔！瑞普·凡·温克尔！”——同时，“狼”也竖起背上的毛，低低地嗥叫了一声，躲到主人身边，惊恐地向下面山谷里望着。这时瑞普隐隐觉得一种恐惧袭来，也急急地向这个方向望去，只见一个古怪的人，吃力地慢慢向山岩上走来，背上驮着一件沉重的东西，压得腰也弯了。他看见在这荒凉的、人迹罕到的地方，居然有个人来，觉得很惊讶，但是他还以为这是他的一位邻居，需要他帮忙，就赶紧下去接他。

走近以后，他看到那个陌生人的外表非常古怪，就更加惊

异了。那是个矮胖的老头子，头发蓬松浓密，胡子已经斑白，衣服是古代的荷兰装束：上身穿着一件呢马甲，腰上束着皮带，下面穿着好几条裤子，外面的一条非常宽大，两侧装饰着两排钮扣，膝上打着褶。他肩上驮着一个似乎装满了酒的大桶，对瑞普做做手势，叫他过去帮忙。瑞普对这位新交，虽然有点害怕，并且觉得可疑，他还是照往常那样，爽快地答应了他。于是，他们便彼此替换背着酒桶，爬上了一条狭窄的山沟，这分明是干涸了的溪流的河床。在上山时，瑞普不时地听到长长的隆隆声，好象远处的雷鸣，这声音仿佛来自悬崖之间的深深的峡谷，或者还不如说是隘口；他们那条崎岖的小路正通向那儿。他停了一下，但认为那不过是山中常有的雷雨声，便仍然向前走去。穿过峡谷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山凹，它的形状象一个小型的圆剧场，周围矗立着悬崖峭壁，那上面的树木，枝叶都从崖顶上垂下来，因此从这里只能看得见蓝天和明亮的晚霞。一路上，瑞普和他的同伴始终一声不响地走着；他实在不懂，究竟为什么要把一桶酒，掬上这样一座荒山，不过，他没有问，因为那个陌生人的样子有点奇怪，而且不可思议，使得他望而生畏，不敢亲近。

他们才走进圆剧场，眼前便出现了新的奇迹。在中央一块平地上，有一群形容古怪的人正在玩九柱戏^①。他们的服装都是古怪的外国式样；有的穿着紧身白短上衣，有的穿着马甲，腰带上插着长刀，其中大多数人的裤子都和那位向导的一样宽大。同时，他们的面貌也很奇特：有一个是大胡子，阔面孔，一双小小的猪眼睛；另外一个人的脸似乎全给一个鼻子占了，头

① 一种球戏，竖立九根木柱，用球打之，打倒木柱则胜。

上戴着一顶圆锥形的白帽子，插着一根小小的红鸡毛。他们留着形形色色的胡子。其中有一个仿佛是首领。他是个身材魁梧的老先生，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身上穿着一条镶花边的紧身短上衣，束着一条宽皮带，挂着一柄短剑，头上戴一顶插着羽毛的高帽子，脚上穿着一双红袜子和一双系着玫瑰花结子的高跟皮鞋。这一群人使瑞普想起了挂在乡村牧师凡·夏克客厅里的一张弗兰德尔^①古画上的人物，那幅画还是初次移民时，牧师从荷兰带来的。

使瑞普特别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虽然明明是在消遣，脸上的神气却极其严肃，而且沉默得很神秘，这是他所见到过的一次最扫兴的娱乐。只有球声不时打破眼前的寂静，每逢这些球滚动的时候，山中就会发出雷鸣似的隆隆的回声。

当瑞普和他的同伴走近他们时，他们突然停止了球戏，用凝固的石像似的眼光盯着瑞普，一张张面孔都是那么古怪、陌生、毫无生气，吓得他的心收缩起来，膝盖不住地哆嗦。这时，他的同伴把桶里的酒倒在几只大酒壶里，并且做做手势，叫他去伺候他们喝酒。瑞普怀着恐惧，浑身哆嗦着，照他的吩咐做了；他们一声不响地把酒一口气喝干，然后又去打球了。

后来，瑞普恐惧不安的情绪慢慢地减轻了。他甚至还敢在没人盯着他的时候，偷偷地尝了一口酒，他觉得这酒很有点上等荷兰酒的味道。他本来是个贪杯的朋友，因此隔了一会便忍不住又去尝了一口，他越尝越有味，一口口地不断呷着那酒壶里的酒，最后他的神志有点迷迷糊糊，头晕目眩，脑袋渐渐垂了下来，就昏昏地睡去了。

^① 古国名，包括现在的比利时、法国北部和荷兰南部。

他醒来以后，发现自己仍然躺在最初看到谷中老人的绿丘上面。他揉了揉眼睛——是一个明朗光辉的早晨。小鸟在树丛中跳来跳去，嘁嘁喳喳；一只老鹰在天空迎着山上的清风盘旋。“难道，”瑞普想，“我在这里睡了一夜？”于是，他想起了未睡之前的种种经过。掬着一桶酒的怪人——那个山中的峡谷——峭壁之间的那个荒凉的隐避所——一伙玩九柱戏的忧郁的人——那把酒壶——“唉！那把酒壶！该死的酒壶！”瑞普想，“回家见了我的凡·温克尔太太，怎么说得清呢？”

他四面望了一下，找他的猎枪，可是他那支干净的、擦足了油的枪却不知到哪儿去了，只见身边横着一支旧火枪，枪筒上包着一层铁锈，扳机已经脱落，枪托也蛀空了。这时他开始怀疑昨晚遇见的那些道貌岸然的酒鬼玩了一套鬼把戏，把他灌醉了，然后抢走了他的猎枪。“狼”也不见了，不过它可能因为追松鼠或老鸱鸢而迷了路。他吹了几下口哨，喊着它的名字，但都没有用，只听见口哨和喊声的回音，却看不见他的狗。

他决计再到昨晚看他们玩九柱戏的地方去一趟，只要遇到他们一伙里的人，就可以向他们讨回他的枪和狗。他站起身来要走时，发觉自己的关节僵硬，没有往日那样灵活了。“山上的床铺对我真不相宜，”瑞普想，“万一这一次游荡害我得了风湿症，整天躺在床上，那我跟我的凡·温克尔太太的日子可就好受了。”后来，他好容易走下了山谷；他找到昨天黄昏他和他的同伴一同上山的那条山沟；可是，太奇怪了，那条山沟现在已经变成一条滚滚的溪流，越过一块块的岩石，奔腾而下，山谷里充满了潺潺的水声。但是，他还是设法从溪边爬上去，费劲地穿过赤杨、黄樟和金缕梅的树丛，有时还给野葡萄藤绊倒或缠住，这些野葡萄藤把它们的蔓条和卷须从这树绕到那树，好